

山区穷县，还能玩什么新花样？

一、好山好水好寂寞

久居城市的人们恐难以想象，便捷、繁华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，有差不多70%的国土（不含港澳台）坐落在山野丘陵，有55.7%的人口还生活在这里。

我的老家在赣西北，紧挨着几个山区县。山里有我父亲的几户表亲。

儿时一年暑假，我和堂哥去他们家小住。汽车停在山脚的土路，路旁有一座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草纸工坊和一座水车。我们沿水车旁的小路爬山，反复穿越一条山溪，再穿过一片梯田，大半个小时后，看见半山腰一栋孤零零的土房子前，表伯正向我们招手。

“鸟鸣山更幽”，你听，那是寂寞在唱歌。

我们并不喜爱这“世外桃源”。连绵的大山，只有鸟语、花香、蛙鸣，我们想去山里玩，林密蛇多，哪里敢。我们想看电视，山里信号奇差，大厅一台电视机也就是个摆设。我们想去找别的小孩玩，最近的一户村民，还得往山上爬大半个小时……

第二天我们就想走，奈何通知不到父母。只好吃了睡睡了吃，偶尔到院子里溜达，就像出监狱去放风。

带我们去的表哥显然也不喜欢这里。这个山里少年早早辍学，成天不着家，通常是自己跑到十几里地外的镇上打牌、赌博。表伯看我们实在可怜，勒令他陪我们玩一天，他叫来个同学跟我们一起打“拖拉机”。轮到我和堂兄叫牌的时候，发现一个“主”都没有，原来八张“主”全被他们埋在底牌里。

我和堂兄脸羞得通红，眼皮子底下竟然一点也没察觉。那同学俩哈哈大笑。笑完又觉得很无趣，眼神里透着幽深的寂寞……

后来，“赌博表哥”带着一家子老人搬到了市里。他成了个职业赌鬼。山中十多年的寂寞都不在话下，这个沉默、彪悍的“山里人”，渐渐成了附近街道有名的大混混。

我猜城里人都会这么评价，果然，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。只是，刁民又有何罪。

后来，我还去过无数山区，甚至雪山、草原、大漠，那里的人真的热情，因为确实难得一见个外人。

你可知山区最难受的是什么？

不是贫穷，不是闭塞，而是那无边的寂寞。

二、山区之路啊

紧随“赌博表哥”，山区那几户表亲都搬了出来。那还是零几年的时候，政府还没有搬迁安置，他们全靠自己。

2008年，我作为一个背包客，敲开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木宝音家的蒙古包，这个有着几万亩草地的牧民之家，前些年也搬到了旗（县）里，过起了城市生活。

2011年，我路过留宿的川西瓦泽乡格桑家，女主人已经会熟练使用微商、电商，冬春卖虫草，夏秋卖松茸，生意不错。

城市化、便捷的交通和网络改变了大地上的山区。能进城的进城，不能进城的搬到山下，运气好的能遇上政府整村搬迁，就算留在原地，靠山吃山，通过电商、快递也能把山货卖到城里。走出山区，似乎成了山区唯一出路。

但是“走”，或许并非最好办法。许多山村，空留走不了的“386199部队”，时刻牵动着背井离乡打工者的心，而城市的房价、户籍、人才评判等障碍，绝非大多数农民工能承受，加之中国人的乡土意识，村民们往往还是倾向于拼命赚钱、攒钱，回乡盖房、买车、过日子。

各种“大国大城”的拥趸，站在城市立场看乡村的知识精英，眼里只有城市这一条出路。但需知，人们的生活水平，根本还是由当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。

中国不像欧美，更不似澳洲等发达国家，差不多的国土面积，比我们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，但只有2.3亿人口。

中国有着14亿人口，就算把两三亿乃至五六亿人接到城市过好日子，也还有八九亿人去不了。你需要为他们考虑点别的出路！福建屏南，也是这般的山区县。境内山峦叠嶂，平均海拔830米，千米以上山峰265座。但常住人口只有不到14万。

该县古村众多，光“中国传统村落”、历史文化名村就有30多个。过去，由于经济落后、交通不便，散落在大山中的它们因来不及拆掉反而保存完整。

譬如600年历史的龙潭村，原有户籍人口1400余人，打工浪潮下，只剩不到200个老幼留守。云雾缭绕的半山腰，连绵不绝的

梯田间，穿村而过的溪水畔，大量百年闽北土厝建筑，连同世界非遗木拱廊桥建造技艺，国家级非遗四平戏、红曲制作与黄酒酿造等原生文化，摇摇欲坠。

对外出打工村民来说，坠也无奈。对没有到过这里的旁观者来说，这样的村庄坠便坠了。但须知，城市可以再造，或者有一天你疲倦了想逃离，像这样保存完整的家园和文化，坠了，就真的不会再有了。

如何保存？反正村民没钱。政府也没钱。

而这样需要保护的村落，屏南县有数十个。

三、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出乎意料，今天的屏南没有陷于“保护”的沉重，反而人人充满自信、乐观。

送我去四坪村的出租车司机吴师傅，操着“闽普”，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各个古村，和一位叫做林正碌的艺术家。

2015年，艺术家林正碌到访屏南。林正碌震惊于那些完整的古村和文化瑰宝，也看到了乡村的机会，决定留下来实现乡村公益艺术教育的梦想。

这个外地来的画家，号召村民前来免费学画（学费+材料费均免），他喊道，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，“只要七天，让零基础的人变成画家”。听起来，颇像他老家莆田系的一众“著名商人”。

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，之所以听起来像骗子，是因为人们已经被无数“现代性”洗了脑，仿佛只有受过“专业”教育、业内认可、有头有脸的人，才能叫作画家。

凭什么？在教过成千上万艺术考生、油画爱好者后，艺术家将目光瞄准了“386199部队”。

林正碌问漆下村84岁的高金美，“您要不要学啊”？

高金美连忙摇头，“哎哟，我怎么学得来。没读过书，不识字，画画，多难的事啊”。

在林正碌不断的“怂恿”下，高金美还是坐到画布前，画下了人生第一笔。从刚开始害羞躲在家里偷偷画，到后来每天七八点钟来到雨廊，在游人面前淡定地画，高金美返老还童，又做成了一个孩子。

她说，“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也没有参考。就是画得开心嘛”。这个自然而然的“开心”，何尝不是现代艺术遗忘了的真谛？

高金美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“艺术”，几百块一幅，学画两年就卖了百余幅，“无所谓卖不卖得出去，有人喜欢，卖掉了，开心；卖不出去，自己留着看，也开心”。一个山村老太太凭着她质朴的烂漫，打动了无数游客和网友。

90后的侏儒患者沈明辉亦如此。他原来在城市扮小丑、卖气球为生，经残联介绍，他也前来学画。带着兴奋和好奇，他画下了处女作《远山》。

他感到绘画并没有那么难，“只要你愿意一直去画……一张画就是你的世界，你想要怎样去创造，让它变得更美好，这就是你的选择”。

“热爱+自信”，他逐渐摸索出自己的风格，开了自己巡回个展，作品还参加了法国里昂双年展。

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曾经的脑瘫患者流浪汉、许多贫困户、家庭主妇，都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农民画家”。他们画家乡之美，再就地，或通过朋友圈、乃至电商销售，许多人光凭卖画，月增收就达数千甚至上万元……

艺术本源于民间，源于生活。在强调分工、专业、职业化的现代理论下，逐渐成为一个狭小圈子、少数人把玩的工具，进而树起篱笆，“只可远观不可亵玩”。

经过商、研究过经济学和哲学的艺术家林正碌，回到了艺术的本源。他主张跳过素描学习，从心理学入手，引导人们观察世界，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，想怎样画就怎样画，只要绘满画布，就算完成作品。这颠覆了艺术学院派单一的造型语言。

当然，也并非真的要所有学画者都成为“艺术家”，林正碌的真正用意，是让人们通过画画，发现世界、发现自己、变不可能为可能。人民久旱逢甘霖，他也在这个山区穷县点燃了民间文艺复兴的燎原星火。

不止油画，技术的进步与灵性的消退，正是许多现代艺术、乃至现代生活的一大症结。人们热衷于科技、商业、传播等各种技术的便捷，在片面追逐技术的过程中，逐渐被技术禁锢，变得呆滞、失神，甚至易怒、不堪重负。

这些低得不能再低的山区穷县“老弱病

残”，无疑给现代社会上了一课。

四、现代桃花源记

不止林正碌，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、潘家恩在四坪村开设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，瑞典籍艺术评论家程美信在厦地村推行“人人都是电影家”的公益教学，复旦大学副教授张勇团队在前洋村开办竹编博物馆，中国美院在前汾溪村开办山野艺校，乃至双溪镇政府开办的公益艺术教育“安泰艺术城”……都给这座山区穷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今天的屏南，充满着令人难忘的桃源之美。

在熙岭乡四坪村、龙潭村，已领先城市实现了真正的“无人售货”。村民们、集体合作社将自家土特产放在雨廊上，晚上也不用收回去，旁边放个二维码，游客自己选好，扫码支付拿走就行。这种最低成本的无人售货，让现代高科技相形见绌，还从来没丢过东西。

四坪村也曾是个濒临倒塌的空心村，原有村民六百多，前些年只剩几十人留守。2017年，在已作为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总策划的林正碌指导下，兴修雨廊、引水成瀑、修缮古宅、整饬村容村貌、引进新村民入驻，这座600年“空心”古村再次风华绽放，被誉为“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”。

村子变美了，关键还要把乡村的“流人”变成“留人”。传统的做法是搞旅游、建民宿，但这样的市场化路径在这个偏远、规模又不足的古村，肯定要亏血本。

四坪村不止需要游客，更需要生活下来的村民。

2020年，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在四坪村成立，同步引进了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、爱故乡计划等知名乡建品牌，并组织乡贤、村民成立了“爱故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”。

“大地民谣”歌手孙恒来到这里，帮助村民完成了村歌《云四坪》的创作；

许多城市青年来到这里，“认领”老屋，开起自己的工作室、小酒馆、小民宿或亲子营地；

城市居民也纷纷到来，认领一亩三分地，闲时带上孩子来这里种种地、过过田园生活；

外出打工、经商的本地村民也回来了，开起了小饭馆，搞起了生态种植……

新村民的到来、乡贤的回归、乡建人的助力、社会企业的参与，古老村庄再次焕发勃勃生机。古朴悠远、宁静有为、无人售货、夜不闭户，四坪村成为每一个来访者心中的小小桃源。

他乡不易，故乡安好胡不归？陆陆续续的，龙潭村已经有300余位老村民回流。在新村民的带动下，经营民宿餐饮，搞农产品加工销售，跑网约车客运，甚至开办黄酒厂、农民画室……他们在家门口乐了业。

可贵的是，尽管游人络绎不绝，新老村民都没有把龙潭当个旅游景区去“商业化运作”。老人们坐在雨廊下喝茶、聊天，一边一块钱一斤地卖着自家树上的李子、桃子，村里戏台不时上演四平戏的排练或演出，游客们大可以随时走进去听听，各家老宅、小院、民宿、工作室也大门敞开，只要不大声喧哗影响入住的客人，你尽可以进去随便看看、聊聊、拍拍照……

有人气，接地气，又时尚洋气，世外桃源，正当如此。

而这样的桃源，屏南到处都是。

五、弱鸟如何先飞

回到关于“钱”的问题。屏南这个偏僻的山区穷县，哪来的许多钱改造这么多古村，凭什么能留住这么多人才，又如何实现着产业与人的共同发展？

“飞的意识+打开创新的笼子”，或是弱鸟的答案。

曾任屏南宣传部长、政协主席的周芬芳，作为土生土长的屏南人，一直致力于发掘和保护本土古村落及其文化。在她的倡议和推动下，县委县政府将保护传统村落定为县域重点工作。2014年，屏南将传统村落保护、扶贫攻坚、乡村振兴整合，决心走古村特色文创之路。

文创的第一步，是珍视自己。

破旧老宅、废弃农具、落后的生产生活形态，换一种眼光，正是人无我有的稀缺资源。屏南继而成立古村文创产业指挥部，联合专家，编制“一村一品”规划，杜绝“大修大建”“堆盆景”等景区式做法，确保文创的“文”字在先。

第二步，“引进高人”。邀请来林正碌、程美信、温铁军、潘家恩等艺术家、学者，并

充分尊重、授权。如此，“高人”才能真正发挥作用，古村才能实现上述转变。

第三步，“引来新人”。这一步颇为不易：如何帮新村民算账，如何让他们安居乐业，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……在小农意识、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乡村，并不容易。

屏南方案，首先破解的是农村资产流转自发、无序、混乱的无组织状态。以村委会为主体，建立中介平台，统一从租居户中流转旧民居。这避免了常见的哄抬租金、权益纠纷等问题，新村民也只需统一与村委会签协议。

3元/年的超低租金，迅速吸引了大量新村民入驻。统一15年的长租期，村集体的权威保障，使得新村民敢投入、舍得投入。

大量的外部投资，解决了政府和村民投资不足的困难。而15年后返还给原居民（或优先续约）的制度设计，又让老村民对老宅修缮期待不已。

其次创新古村修缮模式。古建筑修缮是一门具有本土特色的深奥学问，弄得不好，劳民伤财又破坏原有风貌，对新村民、老房子都伤害巨大。

屏南古村文创，逐渐摸索出“‘新村民’出资、驻创艺术团队设计、村委会代建”的修缮模式。

即新村民只需出装修资金、对接村委会，无需事必躬亲，大量节省了沟通、管理成本；再与驻创设计团队制定修缮方案，确保“修旧如旧”“一屋一特色”；交由村委代建，村委聘用本地工匠、村民，既传承了传统工艺，又实现了村民增收，一举多得。最后由新村民、村委、专家共同验收。

关键还在管理创新！乡村建设工程，多见于老建筑修缮、改水改厕、道路修建/维护、管网入地、河道驳岸修建等，数量多、金额小、内容多样、事情琐碎，难以标准化。

按传统标准管理，一是，单项目光前期设计、预算、财审、招投标等环节就需3个月以上，十分费时。

二是费钱，项目设计费、预算咨询费、招投标代理费、监理费、税费、安全文明施工费、承包商利润等间接费用，就要占总成本的30%-40%。

三是费人，承包单位为方便管理，倾向于找外来团队、民工施工。他们不懂地方文化、缺乏相关修缮经验。而本地工匠、村民既享受不了好处，又常常看着干着急，容易引发矛盾，最终拖累进度和品质。

四是费力，尤其是传统建筑修缮，往往要用到本地工匠、材料，预估价与实际通常差额较大，又没有发票，容易成为一通烂账。硬着头皮往下干，时常破坏比修缮多，或超出预算太多，导致返工、重新估算、报批等。如此，往往边干边扯皮，各方身心俱疲。

屏南熙岭乡政府，在总结龙潭、四坪等古村修缮经验中，摸索出一套弱鸟先飞式的“雇工购料法”，完美解决了上述问题。

创新首先是放权。村级项目招采、管理权限均下放至村委。村委免去前期流程及中间成本，经村民大会审议、立项，报乡政府审批后，直接雇佣本地工匠、村民，采购本地材料施工。

如此，屏南古村文创、乡村建设，实现了高效、低成本建设+传统建筑保护+传统技艺传承+村民就业增收+舒适宜居的“五赢”局面！

更多创新管理在同步推进。2018年，龙潭村首批10位“新村民”就高兴地领到了公安部门发放的居住证。领证后，这些“新村民”将与当地居民一样，享受医保、社保等公共待遇。一个小山村的居住证实验，与北京上海的积分居住证设计同样重要！

这套散发着民间智慧、基层活力的伟大管理创新，值得推广。

第四步，“引回村人”。

“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”，所有的乡村建设，根本的衡量标准还在于村民能否安居乐业。像龙潭、四坪这样的许多村庄，村民都在陆续回流。

整个屏南的就业形势、工资水平也大为进步。即便返乡进厂打工，工资也可达五六千以上。出租车司机吴师傅，一天往乡下好几趟，月收入轻轻松松破万。在这样一个山区“穷”县，这样的收入，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，实在值得羡慕。

接下来要解决的，是村民返回后的子女教育和看病难的问题。当然，这是个全国性的难题，龙潭村、前汾溪村这样的村庄也在探索。我期待屏南能继续为全国的山区穷县探索出一条路径。